

張默生著

厚黑教主傳

異行傳



張默生著

厚黑教主傳  
異行傳

華聯出版社

傳行異

## 傳主教黑厚

---

編著者：張 默 生

出版者：

發行者：華 聯 出 版 社

澳門天神巷八十九號三樓

印刷者：友成印務公司

澳門龍崧街103號地下

---

定價：

## 異行傳

# 厚黑教主傳目次

### (甲) 厚黑教主別傳(代序)

——我與厚黑教主的一段因緣——

### (乙) 厚黑教主正傳

第一章	教主的家世	四七
第二章	「迂夫子」和「老好人」	五六
第三章	思想開始要飛翔	六七
第四章	不知其人視其友	七八
第五章	革命舞台上的丑角	八五
第六章	「去官吟」與「厚黑學」	九九
第七章	心理與力學	一一八

第八章	吊打校長的奇案……………	一四〇
第九章	「只要打不死，又來！」……………	一六六
第十章	一次試驗，一種計劃……………	一八七
第十一章	別有懷抱……………	一九六
第十二章	厚黑學變質了……………	二〇五
第十三章	「返本線」的發明……………	二二〇
第十四章	和達爾文克魯泡特金開玩笑……………	二三九
第十五章	滿腹經綸……………	二五〇
第十六章	也許不盡是紙上談兵吧……………	二六六
第十七章	華族至上，想入非非……………	二八四
第十八章	蓋棺尙待論定……………	二九六

# 厚黑教主別傳（代序）

——我與厚黑教主的一段因緣——

我與厚黑教主李宗吾的相遇，真是一種因緣！凡在吾人的想像中預料不到而偶然遇到的事，這便叫做「緣」。我真想不到今生會到四川來，想不到在四川富順地方有以「面厚心黑主義」創教立說的教主，想不到我和這位教主首先通起信來，想不到從不給生人回信的教主竟破例答覆了我，想不到我勸他不講「厚黑」他越是大講其「厚黑」而且譏諷我，想不到他拒絕我和他通信我偏要和他通信而感動了他，最後尤其想不到的已經多年未出山的教主居然從自流井冒着大雨到青木關來拜訪我，我們一連徹談幾晝夜，終於結為志不同道不合的好友。這一段在抗戰流亡時期的因緣大事，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

抗戰軍興，我是隨着教育部攜眷入川的。先住重慶，後住青木關。在二十八九年之

間，我連喪三子。當第二次喪子時，心中已悲痛萬分，朋友們勸我往北碚溫泉一遊，藉遣愁懷。但是隱痛在抱，縱有佳山水亦無心觀賞，終日只是悶坐旅館中，或者蒙被大睡。睡起無聊，便到書店中去翻看，一眼觸到了「厚黑學」的書名。當時心中很覺奇怪：厚黑學是講什麼的呢？是不是有關於物理一類的書呢？受了好奇心的促使，拿起打開一看，看了序文目錄，又看了幾段正文，很像是憤世嫉俗之作。他說往古來今的所謂英雄豪傑，無不是面厚心黑；得其一偏的人，也足以稱雄一世；人物的大小，全看他的厚黑程度而定。他先舉出三國的英雄爲例，他說：

『三國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長，全在心腸黑：他殺呂伯奢，殺孔融，殺楊修，殺董承伏完，又殺皇后皇子，悍然不顧。並且明目張胆的說：「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心腸之黑，真是達於極點了。有了這樣本事，當然稱爲一世之雄。

『其次要算劉備，他的特長，全在臉皮厚：他依曹操，依呂布，依劉表，依孫權，依袁紹，東竄西走，寄人籬下，恬不爲恥。而且生平善哭，做三國演義的人，更把他寫得維妙維肖，遇到不能解決的事情，對人痛哭一場，立即轉敗爲功。所以俗語有云：「劉備的江山，是哭出來的。」這也是一個大有本事的英雄，他和曹操，可稱雙絕。當着他們煮酒論英雄的時候，一個心腸最黑，一個臉皮最厚，一堂晤對，你無奈我何，我無奈你何，環顧袁本初諸人，卑卑不足

道。所以曹操說：「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

「此外還有一個孫權，他和劉備同盟，並且是郎舅之親，忽然襲取荊州，把關羽殺了，心腸之黑，彷彿曹操；無奈黑不到底，跟着向蜀請和，其黑的程度，就要比曹操稍遜一點。他與曹操比肩稱雄，抗不相下，忽然在曹丕駕下稱臣，臉皮之厚，彷彿劉備；無奈厚不到底，跟着與魏絕交，其厚的程度，也比劉備稍遜一點。他雖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備，却是二者兼備，也不能不算是一個英雄。他們三個人，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出來，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征服你，那時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為三。」

「後來曹操、劉備、孫權、相繼死了，司馬氏父子乘時而起，他算是受了曹劉諸人的薰陶，集厚黑學之大成。他能够欺人寡婦孤兒，心腸之黑，與曹操一樣；能够受巾幘之辱，臉皮之厚，還更甚於劉備。我讀史見司馬懿受巾幘這事，不禁拍案大叫：「天下歸司馬氏矣！」所以到了這個時候，天下就不得不統一。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諸葛武侯，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着司馬懿還是沒有辦法。他下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終不能取得中原尺寸寸地，竟至嘔血而死。可見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敵手。」

我看了這一大段，已覺新穎可喜說得痛快。接着他又追溯上去，更舉楚漢的事來證明。大意是說項羽不厚不黑，所以失敗；劉邦既厚且黑，故能成功。劉邦的心腸之黑，



是與生俱來的，可說是「天縱之聖」；至於臉皮之厚，還加了一點學力。他的業師，就是三傑中的張良；張良的業師，是那位圯上老人。他們的衣鉢真傳，是彰彰可考的。圯上受書一事，老人的種種作用，無非是教張良的臉皮厚罷了。張良拿來傳授劉邦，一指点即明，試問不厚不黑的項羽，那能是他的敵手呢？韓信能受胯下之辱，可說是臉皮很厚；無奈他心腸不黑，偏偏繫念着劉邦「解衣推食」的恩惠，下不得毒手，後來長樂鐘室，身首異處，夷及三族，這是咎由自取。范增千方百計想教項羽殺死劉邦，可說是心腸很黑；無奈他臉皮不厚，一受離間，便大怒求去，結果把自己的老命和項羽的江山一齊送掉，真是活該。

他說，他把這些人的故事，反覆研究，就將千古不傳的成功祕訣，發現出來。一部二十四史，必須持此觀點，才可讀得通，這種學問，原則上很簡單，用起來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劉邦司馬懿得其全，統一天下；曹操劉備得其偏，稱孤道寡，割據爭雄；韓信、范增，也各得其偏，不幸生不逢辰，偏偏與厚黑兼備的劉邦，並世而生，以致同歸失敗。但他們在生的時候，憑着一得之長，博取王侯將相，炫赫一時；身死之後，史傳中也佔得了一席之地。後人談到他們的事迹，大家都津津樂道，可見厚黑學終是不負人的。

當時，我越看越有味，捨不得放手，於是就買了一本，回到旅館一氣讀完。這本小冊子，包括厚黑學、厚黑經、及厚黑傳習錄三部分；末後還附了我對於聖人之懷疑一篇。厚黑經，是採用四書文體而作的。例如：

李宗吾曰：「不薄之謂厚，不白之謂黑，厚者天下之厚臉皮，黑者天下之黑心子。此篇乃古人傳授心法，宗吾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世人。其書始言厚黑，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厚黑，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面與心。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厚黑，率厚黑之謂道，修厚黑之謂教。厚黑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厚黑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厚，恐懼乎其所不黑，莫險乎薄，莫危乎白，是以君子必厚黑也。喜怒哀樂皆不發謂之厚，發而無顧忌謂之黑。厚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黑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厚黑，天地畏焉，鬼神懼焉。』

李宗吾曰：「厚黑之道，本諸身，徵諸衆人，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李宗吾曰：「天生厚黑於予，世人其如予何？」

李宗吾曰：「劉邦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曹操斯可矣；曹操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劉備孫權斯可矣。」

李宗吾曰：「如有項羽之才之美，使厚且黑，劉邦不足觀也已。」

李宗吾曰：「厚黑之人，能得千乘之國；苟不厚黑，簞食豆羹不可得。」

李宗吾曰：「有失敗之事於此，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厚；其自反而厚矣，而失敗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黑；其自反而黑矣，而失敗猶是也，君子曰：反對我者，是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用厚黑以殺禽獸，又何難焉？」

不過也有一種變體，就是在經文上下，自加說明的。例如：

宗吾曰：「不曰厚乎，磨而不薄；不曰黑乎，洗而不白。」後來我改爲：「不曰厚乎，越磨越厚；不曰黑乎，越洗越黑。」有人問我：「世間那有這種東西？」我說：「手足的繭疤，是越磨越厚；沾了泥土塵埃的煤炭，是越洗越黑。」人的面皮很薄，慢慢的磨練，就漸漸的加厚了；人的心，生來是黑的，遇着講因果的人，講理學的人，拿些道德仁義，蒙在上面，才不會黑，假如把他洗去了，黑的本體自然出現。

有一種天資絕高的人，他自己明白這個道理，就實力奉行，祕不告人。又有一種資質魯鈍的人，已經走入這個途徑，自己還不知道。故宗吾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厚黑者衆也。」

他的厚黑傳習錄又包括三部分：一是求官六字真言，二是做官六字真言，三是辦事二妙法。他首先說出厚黑學傳習發揚的必要，並舉出幾種有趣的例子，然後假託一位想求官

做的人來向他問業，於是他傳授了這三套法寶。

所謂「求官六字真言」，是「空」、「貢」、「冲」、「捧」、「恐」、「送」六字。他說明「空」卽空閑的意思，分兩種：一指事務而言，求官的人，定要把一切事放下，不工不商，不農不賈，書也不讀，學也不教，一心一意，專門求官；二指時間而言，求官的人，要有耐心，不能着急，今日不生效，明日又來，今年不生效，明年又來。「貢」字是借用四川的俗語，其意義等於鑽營的「鑽」字，他下的定義是：「有孔必鑽，無孔也要入。」求官要鑽營，有孔者擴而大之；無孔者當取出鑽子新開一孔。「冲」卽普通所謂「吹牛」，冲的工夫有兩種：一是口頭上，二是文字上。口頭上又分普通場所，及上峯的面前兩種；文字上又分報章雜誌，及說帖條陳兩種。「捧」就是捧場的捧字，戲台上魏公出來，那華歆的舉動，是絕好的模範人物。「恐」是恐嚇，如把捧字做到十二萬分，還不生效，這就少了恐字的工夫。凡是當軸諸公，都有軟處，只要尋着他的要害，輕輕點他一下，他就會惶然大嚇，立刻把官兒送來。最要緊的，用恐字要有分寸，如用過度了，大人們老羞成怒，作起對來，豈不與求官的宗旨大相違背嗎？「送」卽是送東西，分大小兩種：大送，把銀錢鈔票一包一包的拿去送；小送，如春茶，火腿、及請吃館子之類。所送的人分兩種：一是操用捨之權的人，一是其人雖未操

用捨之權，而能予我以助力者。他說這六字做到了，包管字字發生奇效。那大人先生，獨居深念，自言自語道：某人想做官，已經說了好多次（這是空字的效用）；他和我有某種關係（這是貢字的效用）；其人很有點才具（這是冲字的效用）；對於我很好（這是送字的效用）；但此人有點壞脾氣，如不安置，未必不搗亂（這是恐字的效用）；想到這裏，回頭看見棹上黑壓壓的，或者白亮亮的，堆了一大堆（這是送字的效用），也就無話可說，挂出牌來，某缺着某人署理。求官到此，可謂功行圓滿了。於是走馬上任，又要實行做官六字真言。

所謂「做官六字真言」，是「空」、「恭」、「綑」、「兇」、「聾」、「弄」。他說明此「空」字即空洞的意思，一是文字上：凡是批呈詞，出文告，都是空空洞洞的，其中奧妙，很難細說，多閱各機關的公事文件，就可恍然大悟；二是辦事上，隨便辦什麼事情，都是活搖活動，東倒也可，西倒也可，有時辦得雷厲風行，其實暗中藏有退路，如果見勢不佳，就從那條路抽身走了，絕不會把自己牽挂着。「恭」就是卑躬折節脅肩諂笑之類，分直接間接兩種：直接是指對上司而言，間接是指對上司的親戚朋友丁役及姨太太等而言。「綑」是恭字的反面，普通指對下屬及老百姓而言，分兩種：一是儀表上，赫赫然大人物，凜不可犯，二是言談上，儼然腹有經綸，槩槩大才。

實在說來，恭字對飯碗所在地而言，不必一定是上司；細字對非飯碗所在地而言，不必一定是下屬和老百姓。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兇」是兇狠，只要能達到自己的目的，他人亡身滅家，賣兒貼婦，都不必顧忌；但有一層應當注意，兇字上面，定要蒙一層道德仁義。「聾」就是耳聾，「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但是聾字中包含有瞎字的意義，文字上的詆罵；也要閉着眼睛不看。「弄」即弄錢之弄，常言道，千里來龍，此處結穴，前面的十一個字，都是爲了這個字而設的。弄字與求官之送字是對照的，有了送，自然就有弄。

所謂辦事二妙法者，一是鋸箭法，一是補鍋法。有人中了箭，請外科醫生治療，醫生將箭幹鋸下，卽索謝禮。問他爲什麼不把箭頭取出呢？他說：「那是內科的事，你去尋內科好了。」現在各機關的大辦事家，多半採用這種法子。例如批呈詞：「據呈某某情，實屬不合已極，仰候令飭該縣長，查明嚴辦。」「不合已極」四字，是鋸箭幹；「該縣長」是內科；抑或「仰候轉呈上峯核辦」，那「上峯」又是內科。再如有人求我辦一件事，我說：「這件事情我很贊成，但是，還要同某人商量。」「很贊成」三字，是鋸箭幹，「以後」就是內科。這便是所謂辦事上的鋸箭法。有人做飯的鍋漏了，請補鍋匠來補，補鍋匠乘主人不見的時候，用鐵錘把裂痕敲長了，就說這鍋破得太厲害了，非多

補幾個釘子不可，討價自然更大。及至把鍋補好，主人與鍋匠，皆大喜歡而散。鄭莊公縱容其叔段，使他多行不義，才舉兵征討，就是用的補鍋法。歷史上這類事情是很多的。有人說：「中國變法，有許多地方是把好肉割壞了來醫。」這是變法諸公用的補鍋法；在前清的官場中，大概是用鋸箭法；民國以來，是鋸箭，補鍋二者互用。

他把厚黑學講完了，特別告訴讀者一個祕訣道：『大凡行使厚黑之時，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層道德仁義，不能赤裸裸的表現出來。凡是我的學生，定要懂得這個法子。假如有人問你：「認得李宗吾否？」你就放出最莊嚴的面孔說道：「這個人壞極了，他是講厚黑學的，我認他不得。」口雖如此說，而心中則恭恭敬敬的，供一個「大成至聖先師李宗吾之位」。果然這樣做，包管你幹出許多驚天動地的事業，為舉世所欽仰。所以我每聽見有人罵我，就非常高興，說道：吾道大行矣！』

他在末後附錄的我對於聖人之懷疑一篇，是他對聖人發生了懷疑，想進而尋出他的破綻來。他以爲三代以上有聖人，三代以下無聖人，這是古今最大的怪事。通常所稱的聖人，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把他們分析一下，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餘的聖人盡是開國之君，並且是後世各學派的始祖，這其中的破綻就可尋出來了。於是他便一一加以研究分析，認爲其中有很大的黑幕，然後他結論道：

「學術上的黑幕，與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樣的；聖人與君主，是一胎雙生的，處處狼狽相依。聖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聖人就沒得那麼尊崇；君主不仰仗聖人的學說，君主也沒得那麼猖獗。於是君主把他的名號分給聖人，聖人就稱起王來了；聖人把他的名號分給君主，君主也稱起聖來了。君主箝制人民的行動，聖人箝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從，如果有人違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為法律所不容，聖人任便發一種議論，學者都要信從，如果有人批駁了，就算是非聖無法，為清議所不容。中國的人民，受了數千年君主的摧殘壓迫，民意不能出現，無怪乎政治紊亂；中國的學者，受了數千年聖人的摧殘壓迫，思想不能獨立，無怪乎學術銷沉。因為學說有差誤，政治才會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該革，聖人之命尤其該革。」

「我不敢說孔子的人格不高，也不敢說孔子的學說不好；我只說除了孔子，也還有人格，也還有學說。孔子並沒有壓制我們，也未嘗禁止我們別創異說，無如後來的人，偏要抬出孔子，壓倒一切，使學者的思想，不敢出孔子範圍之外。學者心坎上，被孔子盤踞久了，理應把他推開，思想才能獨立，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來。前時有人把孔子推開了，同時外國的達爾文馬克斯諸人，就闖進來，盤踞學者心上，天下言論又折衷於達爾文馬克斯諸人，成了變形的孔子，執行聖人的任務。我不知我國學者的思想，何以不能獨立一至於此？如果達爾文馬克斯諸人去，學術界又會有變形的孔子出來，繼承聖人之位。像這樣下去，宇宙真理，怎麼研究得出



來？我們須知，中國聖人可疑，外國聖人亦可疑。

「凡事以平爲本。君主對於人民不平等，故政治上生糾葛；聖人對於學者不平等，故學術上生糾葛。我主張把孔子降下來，與周秦諸子并列，我與閱者諸君，一齊參加進去，與他們平坐一排，把達爾文馬克斯諸人，歡迎進來，分庭抗禮，發表意見，大家磋商，不許孔子達爾文馬克斯諸人高踞我們之上，我們也不高踞孔子達爾文馬克斯諸人之上，人人思想獨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來。」

以上便是那本厚黑學內容的大要。當時，他給我的印象很深，所以才不憚煩瑣的寫在這裏。而且這是我們兩人後來結緣的起因，特別是我們兩人後此爭論的焦點，故不得不大書而特書。在那時，我個人的遭遇很慘，正在怨天尤人，對於諸多事都看不上，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資本案壓迫勞動者，作官的榨取老百姓，聰明人欺凌愚拙者，好人不得好報，惡人坐享安樂，……種種的事象，都使我憤恨，使我苦悶。忽然見到這揭穿人類史上大黑幕的著作，使我的憤恨苦悶，得以發洩舒暢，自然對於著者不禁生同聲相應之感。接着我又購得他的其他著作數種，拿來研究。其一，爲中國學術之趨勢，其二，爲考試制度之商榷，其三，爲心理與力學。我費了數晝夜之力，把三書又統統讀完了。中國學術之趨勢一書，是以老子學派思想統貫百家的，他很能持之有故，言之成